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五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2.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五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二)

〔清〕潘耒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

一

抱經齋詩集十四卷文集不分卷附焚餘草一卷

〔清〕徐嘉炎撰 附 徐肇森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三〇九

艮齋文選一卷臥象山房賦集一卷文集一卷滇南集一卷臥象山房詩□□卷滇行日

記二卷(詩集存卷二十二卷二十三)

〔清〕李澄中撰
北京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五五

白雲村文集四卷臥象山房詩正集七卷

〔清〕李澄中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九三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文集二

十卷別集四卷(二)

〔清〕潘耒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遂初堂詩

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

卷》提要

遂初堂文集卷之七

重刊古本廣韻序

吳門張氏刻古本廣韻成余亟稱其書之善謂古音之條理猶可考見者獨賴此書之存文人學士宜家置一編而人或未喻有問余者曰韻爲詩設也詩人用韻樂寬而苦狹今世俗通行之譜僅一百七韻此書乃分爲二百六韻得無繁碎而艱於押用乎答曰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唇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於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鐘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是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併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雜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最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法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脩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頒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併名爲併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併且闕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訛濫之失不亦善乎客

曰部分則聞命矣書中收字太多不盡適於用且有一字而三四韻並收者於義何居曰此書之作不專爲韻也取說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悉載之且增益其未備釐正其字體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文字包舉無遺故說文字林玉篇之書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以該六書之學其用宏矣若夫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義或無異義此卽轉注假借之法屈宋以降迄唐名人率多用之自後世刪去複字而古人有韻之文多不可讀一披廣韻而其字具在非出韻也非叶韻也夫韻書之作非專爲詩非專爲近體也以爲賦頌箴銘以爲長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二

篇古體惟恐其字之易盡也而何嫌於繁乎曰本文之浩博可也小注則粗明字義可矣而何姓氏地理物類方言之旁羅曲載乎曰此正古人之善著書也其人既博極古今而爲書之意欲舉天地民物之大悉入其中凡經史子志九流百家僻書隱籍無不摭採一公字也而載人姓名至千有餘言一楓字也而蚩尤桎桔化楓楓脂入地千年化虎魄之說無不備錄不惟學者可以廣異聞資多識而世本姓苑百家譜英賢傳續漢書魏畧三輔決錄等古書數十種不存於今者賴其徵引班班可見有功於載籍亦大矣而近代刻廣韻者盡刪去

之此古本之所以尤可貴也先師顧亭林汲明音學憫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近歲余始見宋鑲本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歸張子籲三孜孜好古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余乃畀以寫本精加校讐梓之行世因以告客之語書於簡端若夫極論古今音之異同得失而折衷之以經則有先師之音學五書在學者究觀焉可也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三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昉於朱長文之圖經
竇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並佚不傳唯莫
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疎漏
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
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
詩文文集未成而遭海濱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
年未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
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勝無害事未核而緣
飾之以文失實亂真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
遂初堂集卷之七 四
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詞之難耶罔
羅事跡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
方其讀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
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軋輻
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
史班馬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
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
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割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
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叅伍鈎稽歸於至
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慎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

之意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閱前
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
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
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
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譌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
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遷而班固稱
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
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蓋寡未嘗備員史館博觀近代
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深痛其史之散佚而
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益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
遂初堂集卷之七 五
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畧與其結
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烏青文獻序

古人之書盈天下今人而欲著書難乎其爲不朽矣然有可傳者二焉一曰載道之書一曰紀事之書斯爲宇宙所必不可無其力自足孤行於世若夫明才緣情浮誇綺麗之作可有可無終歸於泯滅而已矣紀事之書大者爲史小者爲志雖史之流別實史之根抵也郡邑無善志朝廷安得有良史史包一代之事誠非一人所能爲志則一方之書纂輯差易然欲詳核盡善亦非殫畢生之力莫能成往者亡兄力田嘗從事於史矣撰述未半而身罹變故遺書散逸惟所著松陵文獻尚存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六

讀者服其精博謂史才略見焉烏戌張炎貞先生寔與亡兄同志亦著烏青文獻一書垂老方削稿屬余序之余卒讀而知先生於是書其力專其心苦矣夫烏青鄉鎮耳非名城大都之比然生齒之衆物產之饒人文之盛隱然若一壯縣又介兩省三郡間水道自出僑居錯處姦宄易藏而難詰故特置兵守之設官治之自宋至今五百年來亦多故矣而紀載缺畧文獻無徵先生恥之於是討舊聞訊故老搜蠹簡剔殘碑凡覩記所及有一言涉於茲鎮者必標記而摘錄之孳孳訖三十二年不懈身爲其土之人必廣記而備言之故志一鎮之事

而成書至數百紙非不能簡也以爲襲舊者惟恐其煩創造者惟恐其畧志通都者不嫌於簡志僻壤者不嫌於詳體固宜爾也若夫徵引之與博考證之精明辭指可以垂勸懲義例可以彰予奪則史法備焉史裁具焉吾觀地運遷流東南之士日闢日分異日烏青未必不爲州縣爲州縣而欲作志必本先生此書此書不朽則先生不朽然先生非欲有聞於世者觀其所自爲跋其志良可悲矣吾獨痛亡兄之爲史不成而僅存松陵文獻也吾猶幸先生之不爲史而成此烏青文獻也撫卷之際感慨係之至若先生潛修默證本心得而形言辭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七

者更有載道之書在吾不得而窺其際矣

廣東新語序

古來詩人罕能著書詩本性情書根義理作詩尚才華著書貴學識故前代曹劉顏謝及四傑十子之徒絕不聞有書傳世而劉勰崔鴻顏師古劉知幾輩亦不聞以詩名其有能兼工並美者一代蓋無幾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詩名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歛衽歎服比於有唐名家然人知其詩而已余遊嶺南見其廣東新語諸書又知其善著書也粵東爲天南奧區人文自宋而開至明乃大盛名公鉅卿詞人才士肩背相望翁山旣已掇其精英爲廣東文選矣又以山川之秀麗物產之瑰

遠初堂集

卷之七

八

奇風俗之推遷氣候之參錯與中州絕異未至其地者不聞至其地者不盡見不可無書以敘述之於是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覩久而成新語一書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而辨其陳辭也婉而多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時見於言表遊覽者可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故實摘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陽國志嶺南異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記諸書不啻兼有其美善哉可以傳矣翁山之詩祖靈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類託諷大都妙於用虛此書則博覈精詳又善於摭實才士固不可測亦以見

先生中年歛華就實留心世故練達多通有用世才非詞人墨客大言無當者比惜乎生不遇時終於不用也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其四書補注兼考與何東濱共成者殊有功于經傳雖經鏤板未行於中州其成仁錄表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僅有藁本藏於家將就泯滅矣獨此書流行余得交先生在其肆年今來墻草宿矣從其子索觀遺集有贈余詩四章不勝感愴因爲敘是書聊以當山陽懷舊之賦云爾

遠初堂集

卷之七

九

鴈蕩山志序

天下名山與區如匡廬峨嵋五臺九華之屬皆有專志良以峰巒洞壑之多佛刹仙官之盛非郡邑志乘所能悉載而尋山問水之人按圖而往挾策而歸亦必單行爲便也然志山尤難於志郡邑非泉石情淡則語焉而無味非節屐親到則述焉而不詳非長於文筆則鄙陋而難讀非精於去取則猥雜而無章山志之佳者吾見亦寡矣鴈蕩奇秀甲天下巖洞泉瀑之詭狀殊名者以千百數傑刹精藍錯布巖谷乍廢乍興名人達士畱題奇詠之作日新月富是烏可無志乃余遊鴈山求嘉靖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十

中舊志不可得僅見新刻一編輯自石浦禪師圖畫可觀搜採亦勤惜其見聞不廣甚多疎畧且其板已亡山中亦無副本湊用悼恨適在能仁見李寧侯遺集中有鴈蕩志序先後二篇觀其持論知其書必不妄作至甌江輒從其子燧索而觀之編次有法條理秩然品題泉石妙得神理昔人著作搜採無遺寧侯才識高朗習懷浩落於山水蓋篤好之鴈蕩是其家山一筇一笠無險不搜無奇不討則見之真家多藏書凡圖乘文集有一字涉鴈山者卽行撻錄積三十年乃成書則採之博加以文辭雅馴裁鑒精審立其書之盡善無遺憾也吾所

見山志佳者羅浮志成於黎惟敬簡雅可觀天台志出自無盡法師搜羅浩博辭鋒宏肆與此而三耳夫龍壠雲而雲能載龍澤產珠而珠能媚澤山川靈淑之氣質生英賢而英賢之有文辭者類能推大其山川使名聞於天下鴈宕之奇得王梅溪數詩而發露得薛士龍一賦而詳明得李季和十記而飛揚生動三君者皆甌產也今寧侯既自爲詩若記以發揮神奇復勒成此志垂之不朽俾鴈山之聲光炳然照九州而雄十嶽所以仰酬山靈者甚厚惜其家貧未能壽諸梨棗而和璧龍泉不終埋沒必有表章之使行於世者此天下通人之責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十一

也夫

丹霞志序

造物有無盡之藏吾人有日新之境左國孟荀文之至善也而南華離騷特標靈異李杜王孟詩之至工也而東野昌谷別構新體天台厲岩羅浮武夷山之至妙也而丹霞晚出更擅神奇信知經史之外不乏異書嶽真以還更多名嶠而渺見寡聞者局於所知藐畧其所不及知則陋矣丹霞山在韶州仁化縣境韶之山多銳削詔之石多空靈大率臨水以爲勝丹霞則拔起平野中聳削千丈遠望之如園廡如層城周遭五色石圍之斑斕相錯如錦故名丹霞山形下窄上廣如攀蓮莖而上遂初堂集卷之七

主

哉鑑湖道隱乃忠臣義士天然則傑出禪師而鑑湖所以避地澹歸所以奉師皆本之忠貞孝友之誠與他方度地誅茅者不同以奇人遇奇緣而開奇山適相稱也山故未有志今仁化令陳君石峰政成之暇來遊是山愛峰巒之奇特樂禪宇之清幽企想名賢風規如昨乃標巖題谷作爲茲編與興公之賦天台康樂之詠石門高寄畧等余十年前嘗登是山山嶺匆匆未遑賦詩作記綴名簡末有餘幸焉故樂爲序之聊補鴻爪集中之缺畧云爾

遂初堂集卷之七

主

五嶽遊草序

天地至大也事物之變至無窮也而人以渺然七尺之軀塊處一室眼如針孔乃欲縱談古今懸斷天下事勢必不能故古來通人達士每喜言遊莊周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言鵬鵬之運自南海以至北海屈原作騷雲車風馬畧扶桑而盡崑崙言遊者莫侈焉然特空語無事實至司馬相如子長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陸務觀之流則真足跡遍天下而其文辭亦遂雄奇跌宕超越千古遊亦何負於人而儒者嫌於玩物喪志至有官衡陽而不登南嶽者然則大禹之升岵嶠孔顏之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十四

登秦岱皆非耶明代聞人如邵玄敬喬白巖王太初王崑崙皆嘗遍遊寰海皆能以文詞發摠所觀記而太初先生所著則有五嶽遊草先生風植靈根下筆言語妙天下興寄高遠超然埃壒之外篤好山水生長臨海台宕括蒼自其家山從給諫出泰輿薄副演泉典試巴蜀視學中州諸嶽鎮而外如峨嵋太和白嶽點蒼鷄足諸名山莫不窮探極討一一疏爲注記發爲詩歌刻畫意象能使萬里如在目前蓋天下之宦而能遊遊而能載之文筆如先生者古今亦無幾人嗚呼名利之毒中於人心爭錐刀而競尺寸如鼠入牛角如蠅鑽紙窓正由

不知宇宙之廣日月之大使能置身物外曠觀遠覽則諸累可以冰釋太初爲言官不阿權要歷方面清白著聲擢開府而堅辭臥丘園而自得非惟天情曠達亦山水之助爲多焉今五嶽一編具在人於座勢轆轤之際試一展卷披尋未有不豁然心開脫屣塵垢中者天機滾而嗜慾自淺以是爲解熱之清風療煩之良藥不亦可乎余雅好遊甚慕太初之風流頃來台求其遺集不可得少司寇馮公再來偶得是編重爲梓行屬余序之其廣遊記廣志繹諸書則將續刻焉馮公官三事而勇退以山水文章自娛蓋淡有意乎先生之爲人者也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五

徐霞客遊記序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習襟不能
貨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
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
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
遊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親身經知其皆嘗
一嚮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閭奧若余遊履所至必窮
高極溪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鴈蕩而目覩鴈湖勞
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
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霞客之遊在中州者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七

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
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
之先審視山脉如何去來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
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
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
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
憂行悞不悔賸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
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
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
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

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
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
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上
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
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
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上俗人情
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
踪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
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濶遠而服其精詳於霞
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七

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
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
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
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
久秘不宜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
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舉崇
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

鴻爪集自序

潘子閑居無事自放於山水之間一筇一笠翛然獨往近者二三百里遠者數千里遇佳山水輒遊遊必窮高極深盡其奇勝然後返客有笑之者曰古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一丘一壑可以自老舉尊圖史可以自娛奚必登臨之爲樂攀藤捫葛則甚勞梯空蹈幽則甚險水有風波之恐陸有蛇虎之虞子何嗜而汲汲於此余應之曰馬見櫪而喜猿見檻而愁風處禪而樂鶴處籠而憂物固有宜不宜也余性不耐雜一切喧囂軟美音聲都不入耳獨喜聽風泉松韻此吾之耳與山水宜也珍奇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大

玩好曾不畱眴遙望奇峰秀嶺則心開目明此吾之目與山水宜也十指如椎而品題泉石嘯詠煙霞輒下筆不能休此吾之手與山水宜也朱扉紫陌踟躕不前而攀危履險捷如猿猱此吾之足與山水宜也家居善病出遊則健營俗事則多阻思佳遊則必遂與世人交白頭如新而村樵野衲一見如舊相識此吾之性情懷抱與山水宜也且古來賢達之士多有好遊而不得遊者矣其或滄海橫流干戈滿眼空懷向平五岳之心難迴阮籍窮途之轍而吾幸生乎世風鶴不驚輕舸安車往還無礙則天子我以遊其或南北分疆關梁阻絕萬洪

許邁終無嵩華之蹤邢劭卿元寧有衡廬之跡而今也八荒同軌任意遊行亟問點蒼命鄧卽到則地假我以遊一官羈絆萬事蹉跎沈休文官登台輔豈到良常羊叔子位鎮方州裁登峴首而余早辭簪笏長謝樊籠十洲落於掌中五嶽懸於展底則人縱我以遊白髮在堂庭闈增戀晨昏有潔餐之職登臨有垂堂之戒是亦不得遊而余不幸已爲鮮民視一身如浮沤視妻子如敝屣則時許我以遊或衰病侵尋筋力倦憊或形體鈍滯不便登涉宗少文披圖而遠想韓退之投書而訣絕是亦不能遊而余方常強艾之年雅饒濟勝之具可以追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九

隨麋鹿可以餐沐風霜則年力助我以遊此吾所以放曠逍遙窮年累歲而不知其倦者也且夫山川雖險不險於人心登涉雖危不危於世路與其取世資而多多益善何如好山水之窮搜極討而不嫌於食與其仕宦而有進無退何如遊山水之登峰造極而不傷於勇客雖唯而退適刻紀遊一編成遂書之以爲序

柳邊紀畧序

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爲荒服不隸版圖自遼金迭興創爲疆理至於今代規畫加詳然記載疎畧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客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川風俗然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朴文獻無徵故也楊子可師才高識遠畱心經世大畧往年以省親出塞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衆之見聞爲柳邊紀畧二卷凡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而備載物產地宜民情土俗瞭如指掌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序

可以考典制可以體形勝可以采風謠楊子經濟之略著述之才槩見於茲矣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踪田子春之所樹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諸人所效忠而竭節者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武地殊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是書之作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使粵日記序

昔人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稱通人夫所貴於足迹之遠者以能原本山川諮詢風俗大而阨塞利病小而草木蟲魚靡不究其情形窮其變態然後可以言遊如第曰至其地而已則賈人郵卒所歷較多亦可以爲遊耶今士大夫每浮慕馬遷相如輩風流喜言遊覽比有公私行役遠者或數千里所過山川名勝不知其幾也而意趣不在是往往覲面失之則亦賈人郵卒之爲而已於遊何預焉喬侍讀石林以康熙辛酉典校粵西粵西去京師萬里多瘴癘又新創於兵人率憚其荒

遂初堂集

卷之七

序

遠君曰奉使臣職也東西南北唯天子使於險易何擇焉且吾聞桂林山川奇勝甲天下又當取道洛邢出汝潁絕漢涉江徑雲夢浮洞庭上瀟湘循衡陽轉九疑是皆古名人才士憑吊遊詠之區向所欲至而未能者今往觀焉實獲我心問者皆壯其言比君往果悉行其意雖迫於嚴程而所至探奇訪古一往情濃試事畢徧討桂林山濰水之勝窮幽極怪有柳柳州范石湖所未到者旣形之聲詩雕鐫刻畫使無遁情而途中日有筆記復積成一編雖造次點筆而文采斐然造語尙物能使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至於援據圖經

敘述風壤撫今考古班班可觀而問民隱觀國俗憂天
憫人之思表忠排佞之志亦時時側出於行間吾見世
之善遊而且善著書以鳴其遊者莫喬君若也夫陸賈
南中之記不妨與新語竝傳放翁入蜀之編由來與渭
南比美君久居禁近高文大篇譴言宏議將垂之無窮
姑以是編爲長離之片羽籠葱之一節不亦可乎君以
余雅好遊刻成屬余敘之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五

鍼灸集要序

醫術之不明方書害之也古者扁鵲倉公華佗之流操
術至神妙乃其書不少槩見後之醫才技不如古而著
書日益多凡言湯藥者無慮數百種夫心之精微口不
能宣也而況於書書之所能道者某藥治某病某症用
某方而已其人之果爲是病與否果宜是藥與否非書
所及也而醫者惟習紙上陳言往往執古方以治今病
其有不效則曰書實云云豈不謬哉鍼灸之術則不然
其於人身經絡表裏藏府關膈穴俞所在必瞭然心目
而後可以從事非如方書所云畧具部分而已其治病
也毫髮不審則鍼不能以入肌灸不能以達氣中則痛
者立止癢者立起不中則病益甚非如湯藥入口有應
不應或漫無所覺者故其爲術微妙難能近代良醫以
是名家者絕少有習之者皆口傳心受不以方書譬諸
釋氏方藥則教典也鍼灸則禪宗也三藏十二部不若
當機一語千方萬劑不若指下一鍼學貴親切無小大
一也今海內鍼灸家獨推雙林凌氏其先受鍼法於異
人以治病無不立瘥遠近數百里趨之若神傳數世迄
今子孫多世其業而貞侯最爲工妙沉疴風疾應手著
奇效者不可勝數所至冠蓋聯集黃童白叟擁馬足不

遂初堂集

卷之七

五

得行歷中原河北轉客京師聲稱籍甚達於

至尊召入禁中時時爲貴戚治病可謂至榮而貞侯爲人和易真率接人無貴賤終始如一絕不以遭遇自矜詡蓋類有道者余故樂與之遊間出一編示余曰鍼灸惟靈樞素問精言之自後傳書絕少吾懼其久而失真也爰本黃帝岐伯書參以諸家述先世所傳傳著已意爲集要一書以示來茲幸爲我序之嗟夫鍼灸之妙正以其不從方書得也而貞侯顧爲是乎雖然大匠不能與人巧未嘗不與人以規矩規矩在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斯術之妙在迎隨消息之間得之心而應之

遂初堂集

卷之七

書

手此不可以書傳者也至於經脈俞穴之名狀鍼之分剉火之度數此可以書傳者也後之人誠能就其可傳者以深探其不可傳者因蹄得兔因筌得魚書之益顧不大哉夫禪宗所重在不立語言文字而燈燈相繼猶有傳書況在於醫夫所謂方書害醫者非病書也病夫執一書而不知合變者也

方程論序

古之君子不爲無用之學六藝次乎德行皆實學足以經世者也數雖居藝之末而爲用甚鉅測天度地非數不明治賦理財非數不核屯營布陳非數不審程功董役非數不練古人少而學焉壯而服習焉措諸政事工虞水火無不如志後世訓詁帖括之學興而六藝俱廢數尤鄙爲不足學一旦有民社之責會計簿書頭岑目眩與一握算不知顛倒自郡縣以至部寺之長往往皆然於是黠胥猾吏得起而操官府之權姦弊百出而莫能詰則亦不學數之過也古算經諸書多不傳九章諸

遂初堂集

卷之七

書

術今人不能盡通由於學士大夫莫肯究心而賈人胥史習其法而莫能言其意近代唯西洋幾何原本一書詳言立法之故最爲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然惟曆家習之世莫曉也吾邑有隱君子曰王君先生深明曆理兼通中西之學余少嘗問曆焉先生曰必先知算於是粗通算術惜未竟學罷去今寅旭已久矣余徧行天下求彷彿其人者而不可得歲丙寅過宣城始得梅子勿庵勿庵儒者學行醇篤覃精曆學若干年洞見根柢多所著述於數學尤鉤深索隱發前人不傳之秘蓋九章中最難明者無過勾股方程二事西人論勾股